



下载品质滨州
欣赏优秀作文

【教师作品】

梅言梅语

邹平市西董街道鹤伴中学 张凤娟

校园里的那株梅花终于开了。

最早发现梅花开放的,是同事赵姐。她兴奋地跑到办公室找我:“娟,开了开了!”我一脸惊愕地看着她,转而噗嗤一笑,她也笑了。赵姐知道我喜花,我俩算是“同道中人”,经常互通有无,分享快乐。

此时恰逢周五放学,孩子们像脱笼之鹤,伴随着广播里优美的旋律,雀跃着走出校门,几分钟后校园便安静下来。

起身,漫步走向那条曲折幽深的小径。

刚到实验楼后,一股甜香远远地追了过来,那种氤氲在空气中的甜,似发嗲的江南女子缠绕着你,似吴侬软语的嘤嘤呀呀,似唇齿留甘的茗香,让人禁不住停下脚步,深吸,深呼,再深吸。

心儿随之荡漾开来,不觉加快了脚步。

那株梅花的家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人迹罕至,平日里连鸟雀都极少光顾。而它就在那里兀自开放,就那么一株,就一株,傲然地耸立在那里,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不知是否孤单过?

站在它的身旁,凝望着它——身高不足两米,灰褐色的枝丫,上百根枝条精神抖擞地直竖着,团坐在一起,却又互不干扰。每根枝条上都有众多的黄色梅花,不疾不徐地开着。你瞧,含苞待放的,像含羞的少女,初出绽放的,含蓄而不失活泼,还有数不尽的像绿豆粒大小的骨朵儿,远远望去,像是满树的黄宝石。我小心地凑过去,深深一吸,沁入心肺,让我久久不能自拔。

喜欢梅,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得小时候,我家后院里也栽了一株梅树。一次因为调皮惹了祸,怕父母责备,便躲到那棵树旁边不出来。夜

幕降临,又冷又饿的我差点晕倒在那,矛盾与期盼焦灼着年幼的心。还好父亲及时赶到,他蹲下来,脱下棉衣把我包裹起来,我紧紧地抱着父亲,此时的父亲是那样温和,那样慈爱,安慰了我砰砰乱跳的不安的心。父亲一把把我抱起,我的头偎依在他的肩上,父亲的肩膀多么宽阔而温暖啊,时至今日,我仍能感受到那份属于父爱的温情,这份爱,伴随了我人生的一路风景。

回到家,父母对我惹得祸只字未提。当母亲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在我的面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父亲便给我讲过去的故事,关于奶奶的,关于他自己的,当然还有我的。

“闺女,咱家那棵梅花,你奶奶说她刚娶进门的时候就有了,我小时候就有现在这么高了。它冬天开花,很香,越冷香气越浓,我和你妈妈都喜欢。你出生的时候,我想给你取名‘小梅’来着,可是被咱村你五爷爷家那个闺女先抢去了,她就早出生几天……”说完还遗憾地摇了摇头。

我忍不住跟上一句:“是真的吗?”

“当然!”父亲笃定地回答,不容置疑。

这件事算在我心里扎了根,以至于我上学的时候,总想着给自己改名字,就叫“张小梅”,可父亲说,村子就百十号人,不能重名,更何况按辈分我还得喊人家“小梅”叫小姑呢,不能乱了辈分,名字的事就这样过去了。

上初中时,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诗词,讲梅花,我特别感兴趣。尤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可我感兴趣的还有诗的主人林逋——林逋幼时孤贫,却很好学,从小便通晓经史百家,尤擅诗画。长大后,开始漫游江淮,阅尽世事纷繁后,于四十岁左右回到杭州,觅得深山幽谷结庐而居,从此植梅养鹤,半世隐居,直至寿终。他一生未娶,也无一儿半女,只将梅作妻,鹤当子,后人便附会其“梅妻鹤子”。缘何而隐居?想来他满腔赤诚的报国情怀和对朝廷的心灰意冷使他这一生都无法释怀,这种至真至纯之情,是我所景仰的中国文人之风骨。

南宋诗人陆游亦是一位酷爱梅花的诗人。在陆游的诗集中,关于梅的诗词就有一百多首,很喜欢吟诵其《卜算子·咏梅》,后人把陆游爱梅与屈原爱兰、陶潜爱菊相提并论,成为文坛佳话。

后来又喜欢上了作家梅子,喜欢她的文字,她的小温暖。这,不算是一种缘分?

“还不回家?”赵姐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身后,“一起走?”

“嗯,不过……”我耸了耸肩。

“喏,给你!”她眉毛一挑,一把小刀递了过来。

我俩就这样,悄悄的,把一缕幽香带回了家。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跪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仰着头嘟着嘴,用力吹着一朵结籽的蒲公英,接着一颗颗小伞似的种子悠悠飘向空中。女孩身旁依偎着一只盛满了青草的竹篮,淳朴可爱的女孩,轻轻散落的花籽,简单古拙的竹篮,还有朦胧的绿地和蓝天,那么随意的搭配,却让人舒适、清新。

无意中看到的一幅画,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热切回忆。

那时,没有电视机、网络游戏这些高科技带来的视听享受,没有琳琅满目的超市商场和便利店,没有五花八门的玩具和零食,也没有远远近近的人造旅游景点,只有家乡那片山脚下的野地:层层梯田,沟沟和坎坎,花草和树木。

春夏秋三季是不恋家的时节,野外坡堰上长满了诱惑。一大早我们就呼朋引伴,挎一个小筐,里面装一把小锄头或小镰刀,向村外进发。

小零食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绝对无添加剂、防腐剂。春天在野草芽中寻找一种长扁叶子的野菜:新鲜的叶子从枯黄残败的乱草中伸展出来,嫩得出水,绿得发亮,有的在几片叶子中间窜出一根长苔,开出金灿灿的花来,非常漂亮。我们把它从地里挖出来,剥掉根,找一汪清泉洗一下,塞进嘴里大口地咀嚼,满嘴的绿汁顺着嘴角流下,香甜的滋味也润到了心里。

夏天被炙热阳光烤熟了的田野里,处处隐藏着玲珑剔透、色泽艳丽的果实。我们是不惧阳光的,大正午就在草棵子里乱钻,个个晒得溜黑,有时拖着长长的藤蔓,跑出很远。隐身绿草荆棘下的野果,有两种我最喜欢,一种叫野葡萄,一种乳白色珍珠似的小浆果,我们时而随手捏一个,放在嘴里轻轻一碰,浆果便皮破浆绽,酸酸甜甜的汁水便润到心里。另一种则像是一个小托盘里码好的红艳艳的“玛瑙珠子”,一个个小珠井然有序、紧紧依偎在一起,眨着眼在草丛里窥视,这种小果若熟到深红,红到发紫,就甜蜜入心了。不过很多时候馋

嘴的我们等不及,只要发现红了就忙不迭地摘下塞到嘴里,然后被酸得龇牙咧嘴,如此屡试不改,乐亦无穷。

最惬意的是爬到山腰摘桑葚。由于大家经常在树上摸爬滚打,多数人都有一招爬树绝技。大树枝杈繁多,叶密如伞,只要能爬上树干,登上最基层的分叉,就可以轻松选择自己的地盘了。灵活一些的会三下五下窜到更高更细的枝桠上,舒舒服服骑在枝杈口上,顺手拉透的往嘴里送。手脚笨点的、胆子小点的就站在靠近树干的大枝杈处,一臂紧抱树干,一臂伸出去抓,抓到哪枝吃哪枝,没得挑拣。另有一两个望树兴叹的,只好眼巴巴地等着,等上面的坐稳了就吆喝:“哎!扔一枝下来呀!回去让你玩我的弹弓!”“给我点吃呀,你说要帮我的,说话算数!”……最后,树上树下各得其所。等吃饱了凉快够了,就开始准备回去的事了,把背心扎在短裤里,胸前就成了一个大兜儿,摘选好了的桑葚就顺着领口溜到这个兜儿里,直到鼓囊囊地才下树。从树上爬下来,几个人一凑,禁不住相互指着大笑不止,每个人眼里只有同伴们染得紫油油的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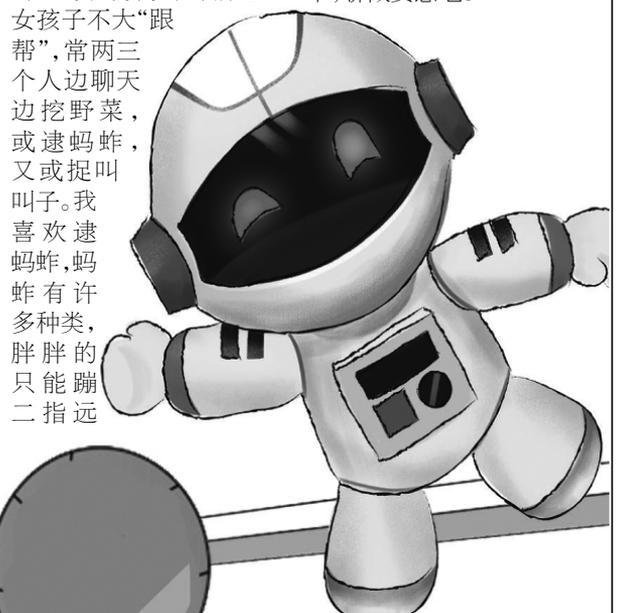
野地里的乐趣若仅限于吃就太狭隘了。山上山下最广阔的空间是个大游乐场,只要体力足够,游戏方式就可无穷创造。男孩子们喜欢冲锋陷阵,每人一种武器——秫秸杆儿,干树枝,自制的木头枪……一大群人一股脑儿从高高陡陡的土堰上下来:有跑的,有溜的,也有滚下来的,高喊的口号,努力冲锋前进。女孩子不大“跟帮”,常两三个人边聊天边挖野菜,或逮蚂蚱,又或捉叫叫子。我喜欢逮蚂蚱,蚂蚱有许多种类,胖胖的只能蹦二指远

的我是不会理的。有一种叫格达剪子的,瘦瘦的腰身,一对长翅膀,飞起来格达格达的响,我会多看两眼,但无意追寻。我爱追捕的是“蹬倒山”,这种蚂蚱通身油绿,与碧草颜色接近,有时它就在眼前,若你无视它的存在,用脚轻轻一扫草丛,它就从脚边飞走了。很多次,我就那么又悔又急地瞪着大眼,看它一翅子从眼皮子底下飞到远远的绿草丛里,它要么不动,要么在草棵下悄悄溜一下,躲到更隐蔽的地方,常常被发现时就立马启程。我时常和这小虫上上下下跑来跑去捉迷藏,待到上气不接下气地逮到一只时,心里便乐开了花。不过这家伙两条后腿上整齐地排布着两行尖刺,它用力往后往上一蹬,它们若不小心被蹬上了就有负伤的危险。

跑累了,就找一棵大柿子树,坐在凸起的树根上歇息。斑驳的花荫微微摇动,把酷暑屏蔽在外。采一束各色小花玩耍,眯起眼睛远望亮晃晃阳光笼罩下的山树草土石,还有隐隐移动的黑点似的人或牛羊。耳边响着或此起彼伏或纠缠交织在一起的鸣叫声,鸟儿的,知了的,还有叫叫子的。

……有时恍惚梦中回到那片野地里,有时从图片中看到那段时光,常常产生一种回去寻找的冲动。然而,理智告诉我,即使那片田野没有变样,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屏障,也让我再无法回到过去了。

端详着眼前嘟嘴吹蒲公英的女孩,独享一段纯真无忧的记忆,用这些难及深意的文字暂且记下,聊做安慰吧。



【教师作品】

吹蒲公英的小女孩

邹平市好生初级中学 李新菊